

萬有文庫

第2集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鮚埼亭集

(二十)

全祖望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国学基本叢書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六

鄞全祖望紹衣

簡帖六

說杜工部杜鵑詩答李甘谷

承問古今之箋杜鵑行者紛紛異同當何所主愚反覆此詩當係玄宗劫遷南內肅宗不朝而作首四句故爲錯落不欲顯其意也其曰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閒我見嘗再拜重是古帝魂蓋指玄宗之去國雖奔竄蒙塵而蜀人戴之無貳心也其曰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餒其子禮若奉至尊蓋指肅宗在靈武李郭諸將爲之盡力番戎亦皆助順一如所以事玄宗也其曰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性猶解事杜鵑蓋指玄宗還京都人聚觀涕泣及居興慶宮父老過之多呼萬歲是也其曰今忽暮春聞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蓋指玄宗逼遷而崩肅宗以病不臨喪是也蓋國家君臣父子之際難以訟言而又不忍默而已故託之杜鵑況前此玄宗幸蜀正興望帝有關會晚年遭變工部自歎遠羈蜀中不得維持調護於宮闈之間也夫百鳥因杜鵑而奉其子而爲杜鵑之子者反漠然則百鳥之不若矣前人解此詩亦有指南內之事者特未能逐句闡明其意或更疑玄宗崩於辛丑而工部以乙巳至雲安其事相隔已至四年頗於是歲不合然予嘗讀李端叔姑谿集則云工部追念開元之盛屢見於詩

及張李劫遷上皇。遽爾殂落。流傳至蜀。固已踰時。且爲尊者譁。亦不敢遽形篇什。迨至雲安。有觸於杜鵑。因不覺言之淋漓。至是耳。其論真可謂先得我心者。今并錄之。以復足下。

答胡復翁都憲論義山漫成五章帖子

辱示義山漫成五章箋釋。以爲義山生平出處自敍之略。故隱詞以寄意。實發前人所未發。顧尙令構昧覆審其閒。因取唐史及本集證之。則亦略有足以引申尊意者。義山蒙負恩無行之謗。長洲朱長孺始暴白之。謂義山之爲令狐綯所惡者。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辟。而二人爲李衛公之黨故也。當時黨論。牛曲李直。義山之去。就不可謂非。且衛公雖惡綯父楚。而於綯則固嘗有補闕之任矣。綯因其失勢。而力排之。如此險人。而必始終依之。是且流爲八關十六子。而後不爲負恩。不爲無行也。其論核矣。然不知義山於漫成五章中。已自道其心跡也。首二章謂沈宋王楊不過屬對之能。而志其歸依於李杜。蓋自喻其少年雖學章奏之文。於令狐楚而非其所願。誠如執事之所解矣。然其歸依不徒在李杜之文章。而推本於其操持。則有慕於太白之忤中官。少陵之每飯不忘君父。而感歎於蒼蠅之惑。以致傷於異代之同遇者。情見乎詞。是非徒以文章言之也。中二章謂茂元以將種克繼家聲。擬之征虜。而其擇壘。則自比於右軍。且喜其能用己於草萊。亦誠如執事之所解矣。但其所云偏師裨將。則當是茂元會討澤潞時。蓋茂元帥河陽。是全軍。非偏師。是大使。非裨將也。若討澤潞時。則何弘敬王元達爲招討。茂元特偏師耳。裨將耳。其時義山在軍中。爲之草檄。故喜其能用草萊也。然其云不妨常日饒輕薄。則又指令狐輩誹謗之口。以見茂元能爲國討賊。豈眞繙交浪子者。而已之非輕薄亦可見矣。此正與次章操持之說。互相剖晰者也。末章

以張郭比衛公亦良然。但其賦此詩恐是因杜悰之再復維州而發。方文宗時衛公復維州。牛僧孺以開邊釁抑而阻之。衛公深以爲恨。大中三年悰卒復之而衛公亦卽於是年卒矣。維州爲西番要地。復之本非讚武而卽所以和戎。特見阻於黨人之門戶。今悰成衛公之志而衛公卒不及見也。故垂淚而傷之。義山贈悰詩有曰人言真可畏。公意本無爭。亦卽此詩之意也。合而觀之。則義山生平沈屈歷然可見。然向非執事發其蒙。則亦無從遽攷也。義山閨房諸詩。蓋其所以招輕薄之論。然攷其悼亡後。柳仲郢予以樂籍。而義山固辭以爲早歲志在玄門。此都更敷夙契。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偶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乞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則又可以見諸詩之未足定其生平也。并請質之。

奉答謝石林侍御論碑版故事帖子

會典五品以上用碑。五品以下用碣。庶人祇用壙銘。卽柳州所引唐令也。然以今之官制攷之。正難以一例拘。內官則京卿而外翰詹之講讀諭洗。新升五品之科道。用碑宜也。部郎及內閣侍讀諸官。其可乎。外官則僉事以上用碑。宜也。府貳州牧諸官。其可乎。至右班。則非總兵以上。亦難用碑。蓋唐宋時官至五品甚難。與今日稍不同。柳州爲楊郎中作墓碣。謂郎中於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故降從碣。然則古人於此原有裁量。不肯紊也。自明以來。不論秩而論望。故如郎中之秩不爲卑。而望甚淺。是又當斟酌而用之。穆堂詹事謂今雖開府以上。苟非有詔賜碑。皆不得稱碑。但可曰墓表耳。故其應陽城相公家之請。但曰墓表。此未嘗詳攷會典。而遽爲之說者也。會典固有賜碑之禮。但止爲重臣而設。此自唐宋以來皆然。若五品以上之用碑者。不必俱邀君賜也。賜碑亦有數等。或御製碑文。或但用御篆。或勅詞臣撰文。或但給碑

價而已。其御製文與篆者，非輔臣勛臣不能得。其給碑價者，則賜葬之臣皆得之。若五品以上之用碑者，則特以其官應立碑，卽無卹典亦得立之。歷攷唐宋以至今所同也。至於墓表，則碑碣所通用。墓碣稱表，柳州爲其父侍御府君及陸給事是也。墓碑稱表，歐公爲其父崇公是也。徐師魯謂碑碣有尊卑，而表無之。蓋碑碣之變稱是矣。而潘蒼崖謂碑高不過丈二，碣高止四尺。表之高與碣同，是竟以表爲碣。而黃梨洲祖其說，雖本之家禮，然實非也。攷之漢人之制，士庶皆得用碑。自唐以後，則截然。獨香山爲長城縣崔令遺山，爲費縣郭令，皆作碑。此其僭不可訓。至元人，則其誤用益多矣。碑碣之變稱，攷之漢人文字，有曰神道闕銘，曰墓闕銘，曰墓石柱文，曰墓幢記，曰冢闕銘，曰穿中柱文，曰殯表，曰靈表，曰神誥，曰哀讚，曰哀頌，曰哀辭，皆金石例所未備也。卒復不罄。

與唐丈南軒論漢隸書

漢隸本末，前日席閒未竟其說，大略其難定者，有數節焉。往者嘗聞吾友趙君谷林之言矣。其引蕭子良曰：秦時王次仲作八分書。漢靈帝時有上谷王次仲，與秦時人同姓名，亦作八分書。鍾繇謂之章程書。李陽冰論篆本之，谷林謂古今之見於同姓名錄者多矣，不應兩次仲皆能作八分書也。且旣已作於秦矣，何以又作於漢耶？豈其法之失傳耶？抑別有進於古者耶？若稽之酈道元水經注，則所謂大翻小翻者，正在今之上谷，又不應兩次仲皆居上谷也。然則東漢時之次仲，乃傳之者妄也。至歐陽子誤以八分爲隸，不解其所以致誤之因。及攷晉衛恆四體書勢曰：秦旣用篆，奏事煩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時，師宜官爲最。梁鵠鵠得其法授之毛弘，今

八分皆弘法也。夫次仲作八分法，未嘗作楷法。卽衛氏亦於下文明言毛弘所精之法爲八分，則上文當言次仲始作八分，歷傳宜官。以至於弘，何忽云作楷法也？其言宜官之書大者一字徑丈，小者方寸千言，是直以楷書當之，非八分也。然則衛氏誤以八分爲楷，而歐氏又誤以八分爲隸，此亦殊不可解者也。楷書作於程邈，自漢以來，皆無異詞。而道元謂其自出於古，非始於秦，又異聞也。

辨隸古書分書真書答董眾圃

隸書、分書、真書，漢魏而下，棼錯難攷。趙德甫辨歐陽公以分書爲隸之謬，謂唐以前皆指真書爲隸。其言似核而未盡。故洪盤洲五隸仍用歐公所稱，予攷之諸書，如洛陽伽藍記曰：三字石經爲古篆、隸三種字。其所云隸，則是真書。然又曰：別有四十八碑，皆隸書。其所云隸，則是分書。水經注曰：程邈作隸，是真書。然又云：王次仲作今隸書，則是分書。是似乎分書與真書皆得稱隸，不特此也。卽楷書亦不得專屬真書。如衛恆隸勢曰：王次仲始作楷法。江式曰：熹平石經楷法多蔡邕書。其所云楷，是分書。而蕭子良曰：鍾繇始作楷法，則是真書。是似乎分書與真書皆得稱楷。然則金石錄之言未足定也。蓋嘗攷東京以前，未有分書之稱。蔡琰始有隸八篆二之說，而分書之稱自此起。孔安國尙書序謂以今文讀古文爲隸古定之隸古者，謂雖隸而近古，兼有篆體二分存其中也。然則程邈所作是真書，王次仲所作是隸古書。漢人惟文移案牘用真書，此外皆以隸古行之。故漢人所謂楷法者，隸古也。而真書最賤。曹魏以後，真書之用漸廣，而真書亦得稱楷法矣。真書進而混於楷，故隸古亦降而混於真。其實漢人以隸古書爲楷書，而真書則祇稱隸書。自魏以後始混之。故隋志有楷書又有隸書，不相混也。隸古書大略卽含分書，而隋志以爲始於魏。

則漢之隸古又微不同於分書。洪盤洲云：漢字有分有隸，其學中絕不可分別。則以分書亦出於漢。與隋志異。而洪容齋云：隸古變於魏。而後有分。以分視隸。猶康瓠之於周鼎。則已不同於盤洲矣。吾邱衍曰：分書、隸古之未有挑法者。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微似篆。以篆筆作漢隸。卽得之。以吾邱之言推之。又似分書先於隸古。要之隸古之不得竟稱分書。則有明徵。竊以爲漢人石刻皆隸古書。其入魏者始爲分書。袁清容云：大篆最忌雜小篆。隸古最忌雜八分。是矣。明乎此。則隸古書分書真書判然。而歐趙洪三家連環之結可解矣。鋪案：張懷瓘謂八分、篆之捷。隸、八分之捷。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蓋皆以隸古爲八分。先生此辨。可以折衷羣言。答南軒書。係少作。此乃晚歲定論也。

與厲樊榭論機神廟祀書

機神非命祀。足下所作碑文。甚有援据。顧於祀禮中天人正配之故。尙未分析。古者上祀則天神之祭。配以人鬼。如五天帝。則以五人帝配之。社神配以勾龍。稷配以柱。郊祀亦配以始受命之先祖。蓋天道遼遠。恐吾無以接之。故籍人鬼之有功於人者。以通幽明之郵。而默致其氣類。下此則不盡求之天神。如耕有先農。先嗇。蠶有先蠶。竈有先炊。牧有先牧。但祭先代剏始之人。以爲神。所以致其報本之意而已。天下無物。不有天神以尸之。而其祭則不偏爲推及者。禮有等也。故古禮配位可以變易。如勾龍至漢而易爲禹。柱至商而易爲棄。但以其功計之。則不妨取舍也。報本之際爲正位。百世不改。蓋以其始事者定之。則更無人焉可進易也。昔人嘗誤以天駟爲先蠶。不知天駟司蠶之氣。則有之。然非始蠶之人也。稱之爲先蠶。舛矣。近來織造之局。特蠶事之一則。但以始機之人配之。先蠶於禮已足。然攷之周禮。有典絲有幌氏。有

職染諸官。非僅蠶事之所能盡也。后稷之外。別有先農先嗇。則先蠶之外。別有機神。比例以觀。亦未爲不可。樊榭引淮南子爲證。以黃帝之臣伯余爲機之始。是已。而又引唐六典。織染署會有七月七日祭杼之文。而疑今所祀與唐異。則不知織女之爲杼神在天者也。昔人於祀禮天人之故。不甚分曉。既誤以天駟爲先蠶。則卽以織女爲機神。而不知先蠶之非天駟。猶之織女之不可爲機神也。況其祭以七月七日。則附會七夕牽牛之說。是世俗乞巧之祀。非報本之祀也。今之祀。猶幸其非玉枷雲桂之飾。則亟當講明唐制之非。而以淮南之說正之。庶使其免於不著不察之咎。不然。恐有讀唐典而反謂冕服之非者。不已舛乎。足下以爲然否。

寄江都朱憲齋戲語祀司命帖子

前者嶧陽爲僕言。江都風俗。於除月二十四日修司命祭。以新穉作飯供之。蓋因諺言司命將至。帝所言各人善惡。新穉食之。膩口使不能語耳。僕時笑以爲愚。偶閱東京夢華錄。汴京人以年夜請僧道看經。備酒果送神。燒合家替代紙。貼竈馬於竈上。以酒糟塗抹竈門。曰醉司命。蓋卽祖道之意。而竹垞醉司命詞。司命入覲。行步僞旅。覬窺兩目。醉不能語。則與足下里人所見略近。乃知天下俗事。總有來歷。旣與嶧陽述之。并以語足下。屈指書到時。應值司命祭期。左右茶香豆熟。亦足資溫曠也。

答施東萊問明代誥勅帖

昨賜札。問明大臣誥勅中。有專與夫封。不及其妻者。是蓋其嫡母生母並存者也。明制嫡母在其生母不得受封。則子婦亦停出。陸鈔病逸居漫記。在唐宋時無此例。倘以上下一體言之。則藩王入正大統。卽尊所

生何獨臣子不爾似亦可不必也。

巡撫不得稱中丞帖子示董生

今世以巡撫稱中丞者不學之人所沿幕賓游客之妄語也。而近雖治聞如董浦亦襲之。夫中丞者漢唐宋之官也。漢以御史大夫爲副相爲亞公而其下則有中丞。漢之中丞不甚顯。唐始爲要官。宋遂稱中司。今世之官無足比御史大夫者。但可比例於古之中丞。則總憲副憲僉憲皆中丞也。今世不學欲以總憲稱大夫。副憲僉憲稱中丞非也。總憲九卿耳。不可以言副相。言亞公也。明之巡撫例用僉憲稍進之。則爲副憲。於是多稱中丞者。然有功則更進之。而以侍郎兼憲節。卽不復稱中丞矣。比來官制又不同。撫臣加銜。以其省之大小爲差。如江南二撫臣江蘇定以部銜。江安則但用副都銜。閩撫但用副都銜。而二廣皆用副都銜。此其以省爲定者也。然亦有不可以一定泥者。如今之安撫鄂君由甘撫而浙撫皆部銜。而忽移安撫。則不得去其部銜矣。今之廣撫鶴君由倉場總督改廣撫。則亦帶部銜矣。此以其所任之人之資爲定者也。夫旣加部銜。而猶稱中丞。是反削其官也。況憲司豈遂無中丞乎。左憲使爲九卿。留京而右憲使出持節爲督撫。今溷曰中丞。何以處夫九卿之留京者也。故曰。一矢口而文理皆有未安者。此之謂也。曰。然則今之呼巡撫者宜何稱。曰。以其地。如浙撫某公。蘇撫某公可也。否則但稱曰撫軍亦可也。世疑撫軍之名見於國語。以爲太子之稱。而不知晉時固有撫軍將軍之官。與今之巡撫足相比。用之可無礙也。乃若不學之徒。更從而躋之。有所謂大中丞者。謬之尤也。中丞之名。以承大夫。猶之詹事。大理太常國子之有丞。皆以承其長官。非疑丞之丞也。故丞相可稱大。以所承者天子也。中丞不可稱大。

以所承者大夫也。其亦弗思而已矣。嗟乎。官制不明。稱謂日紊。故巡道之加副使者。明人稱曰憲副。以避副都御史也。加僉事者。明人稱曰憲僉。以避僉都御史也。今則直曰副憲僉憲。以外臺而混內臺之官矣。固宜其日益進而大也。

答陳南臯論太守稱明府帖

昨承枉過。僕以奉中憲孫公辭保舉帖呈覽。蒙賜教以明府之稱不宜加之郡守。竊謂明府本郡守之稱。其以之加縣令者。乃通用耳。請於兩漢史傳略舉數條爲例。渤海太守龔遂被召。議曹王生從至京師。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東郡太守韓延壽常出欲罰騎吏之後至者。門卒請曰。今早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受罰。潁川太守嚴翊被召。官屬爲設祖道。翊伏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有此。後漢李邵謂漢中太守曰。竇將軍椒房之親。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張綱爲廣陵太守。喻郡中賊張嬰。嬰泣下曰。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鍾皓爲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問誰可代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蓋無不指郡守言者。至若西漢之京兆尹。東漢之河南尹。皆位在郡守之上。然而孫寶爲京兆尹。老吏侯文謂曰。明府素著威名。梁不疑爲河南尹。尚書張陵謂曰。明府不以陵不肖。然則雖尊於郡守者。尙且稱之。惟搜神記由拳縣秦時長水縣。有大水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遂淪爲湖。益都舊傳閻憲爲綿竹令。有男子杜成。夜得遺裝。明早送吏。曰。縣有明府君犯此則懃。太平御覽北齊魏州刺史元暉爲衛國令。郎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是則縣令稱明府之始。於是唐人據之。遂成通稱。如杜少

陵集中所贈崔明府、蕭明府、王明府、郭明府、嚴明府、終明府、狄明府、趙明府詩皆縣令也。沿至今日，遂無敢以明府稱郡守者。斯前輩所以有觚不觚之錄也。漢時太守亦呼府君。如張邈爲陳留太守，高柔稱張府君。孫堅爲長沙太守，王叡稱孫府君。王朗爲會稽太守，虞翻稱王府君。臧洪呼廣陵太守，張超爲府君。孫策呼豫章太守，華歆爲府君。其見諸金石者，晉孫楚有雁門太守牽府君碑。孫綽有潁川太守口府君碑。宋傅亮有安成太守傅府君碑。不一而足。卽刺史亦或稱府君。北周庾信有幽州刺史豆盧府君碑。若以是行之近世，其有不駭愕者幾希。其在一家，稱尊者爲府君。古焦仲卿妻詩：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向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後漢孔融造李膺門語門者曰：我是府君通家子弟。豈若唐宋以後專以府君爲先祖之稱乎？俗尚相承，習焉不察，非敢怙過，亦求以明其是耳。

答族人祭始祖以下書

古者天子得祭始祖諸侯而下則否。此三代時所可行之禮。今世必不可也。程子、朱子皆謂冬至應祭始祖，立春應祭先祖。然於始祖以下之不可不祭，則未之及也。夫今世之氏族紊矣，世系闕矣，非猶三代之世有官司以掌斯民之譜牒，而使人秩然其可攷者，庶以祭祀維之，使人於版祝之中知吾始祖以下二世三世以至於高曾，其代數幾何？其宗派若何？而且祖爲誰，妣爲誰，不至茫然爲籍父之徒也。吾家得姓受氏之始祖已無可攷者，其居鄞之祖自侍御府君始，其暨於今二十四傳而侍御府君以下十四世，向未有祭子孫，遂莫有知者。一二妄人竟欲以十五世祖直接侍御府君，其謬至此。先君按家乘定世數，特爲侍御府君以下重置栗主，然栗主藏於影堂，卽家乘亦掌於宗子之家，子姓不能常見，不若祭時祝版。

凡與祭者皆得耳而目之。今定議祭侍御府君。則其下諸祖配食。庶吾後人知有此十四世之祖。夫以古禮而言。因祭始祖而兼及諸祖。幾於干祿。誠失之僭。然今世祀先之禮本無定限。況不出於此。則人且將於其世系之遠者而妄之。尚何由導吾後人以尊祖敬宗之義歟。彼妄人不足論。今稍知學者又援古制相疑。故敬陳之。

與厲樊榭勸應制科書

董浦來京始知樊榭之病已脫然爲之欣慰。愚自去年有婦之喪。方寸淒楚。春試不捷。意中固早知之。科名之得當與否。自是吾身外之事。唯是東西南北。不能不奔走於路。以謀高堂旦夕之養。可謂長喟者也。近奉明詔。特開制科。以求三館著作之選。吾浙中人才之盛。天下之人。交口推之。無異辭。樊榭之姿。詣吾浙中人。交口推之。無異詞。乃聞樊榭有不欲應辟之意。愚竊以爲不然。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旣聞。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今樊榭爲有司所物色。非己有所求而得之也。而欲伏而不見。以爲高。非中庸矣。且自有是科以來。吾浙人不居天下之後。宋之制科。初猶累易其名。其復博學鴻詞之舊。自紹興三年乙卯始也。而吾浙人相山王公冠場。自紹興以至咸淳。如說齋、東萊、深寧。皆一代儒林之圭臬。越四百年。爲國朝康熙己未制科。而吾浙人羨門彭公冠場。其同年者。如竹垞、西河。皆一代文苑之圭臬。其餘則尙未能累舉。而悉數之。也是吾浙人之於制科。如春秋之世。主夏盟。未有能先晉者。迄今先輩之典型尙整。二三兄弟。皆足躋厲而進於古。可弗懼吳楚之爭長。齊人之歌代興也。嗣世繼霸。吾願樊榭與董浦諸君勉之。夫是科固天下膏粱之望也。紹聖廷議。以爲是學者之勸率。而世人竊呼爲選。

定兩制以足下之才應之亦未始非盛事也愚之才不足以爲樊榭之役同好諸公阿私而許之亦欲使預於邾滕之末前望古人退而上下於諸君之間欵然不覺其自失也是則由衷之語而正非樊榭所可援以爲例者也諒浙中當道必不容樊榭之請薦章之出指日可待吾將求樊榭所業而觀之

答姚薏田書

觀三北上拜受惠書因憶松吹草堂連牀之話目前事耳而忽忽已七年及與立甫聚京邸晨風夜雨未嘗不相念也自不見薏田來東馳西驚索然無所得少時造詣本未嘗有所成就日復荒落宜其茫然古人謂客四方者足以助文章之氣此以壯遊言之若吾輩頻歲謀食之行能使人嗒然喪其生平而已薏田來書盛稱僕文以爲日進於古是殆傳聞之譌耶日者据摭陳作定爲三十二卷因憶盱江之言謂天將假我以年與必尚有所進也如其不然亦足藉手以見古人僕文豈敢求古人而見之而懼其不復有進聊復存之以充異日覆瓿之用而已近聞制科之詔浙中當事多相屈致而薏田謝病未能今天下之求一當於是科者豈勝指屈蓋固有竭其力而得之矣然其胸中不過數卷抽青儼白之文無足當於有無之數者也薏田以古誼自期則眞其人也雖然苟足稱是科則應世之求而不必過以鳴高自宋南渡而後吾浙東西詞科極盛而吳興則莫氏一門多以是科發跡若其文章風力卓然足爲大科取重必推倪文節公薏田居蓮花莊上莫氏之故址也至於所學則繼文節而起庶幾不媿茲者有司再奉詔以延訪未至更事博採薏田必復爲當道所敦迫而賓友南來皆云薏田必無出山之想僕以爲不必也浙中朋輩多應車乘而獨至薏田有遐心是又吾朋輩中之憾也僕之文雖自知其不足傳然亦欲待薏田之

來或有良藥爲我發而瘳之則又僕之私也立甫山居近狀何似幸爲我寄聲問之

與趙谷林兄弟書

久不得君家伯仲消息昨於董浦寓寮長跪接一紙備悉起居清吉下走春闈一戰正在悼亡傷逝之餘
蕉萃心情分宜折北時已戒期返棹會疾動不果歲月如駛又復匆匆度歲學不增長文不加充無可爲
故人道者乃者天子鼓吹休明特開大科將求非常之士用之東南竹箭之叢其燕躍鵠跡而出者諒非
可以更僕盡也而萼花競爽如谷林兄弟則恐未可多得嘗讀宋紹聖以後詞學題名其預選者百有七
人景定壬戌以後未考深寧先生兄弟以寶祐丙辰開慶己未繼起詔書褒美以爲學者之勸顧前此亦尙
有吳茲、吳升、滕康、滕庾、李正民、李長民、袁植、袁正功、莫沖、莫濟、陳貴謙、陳貴誼特文采不大著於後世惟
洪文安、洪文惠同榜中於紹興壬戌而文敏以乙丑繼之其詞學之盛爲二百年中所未有相傳深寧少
時讀洪氏試帖而豔之卒能偕其弟追驅而與之齊有志者事竟成也夫墳箋協應固科名之佳話然非
如洪王家學要何足爲國家重哉國朝己未之役嘉興柯徵君崇樸兄弟竝應薦書而以丁內艱未得預
試今倘以賢兄弟當其選堪爲是科生色小山堂之牙籤伐山網海足以補天祿石渠之闕而以西湖觴
咏詩才出而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花磚綾被之閒時助春草池塘之思是直一代之光非僅吾黨之幸
也下走失學多年重以稠桑之痛一二朋好如董浦輩猶欲推轂其閒不知臨軒召試大典也待詔承明
未央之廷極選也倘以風塵濩落之人濫廁於未鮫函雉扇之下百寮千騎環共而觀其落筆有不驚心
動魄竟日不成一字者哉但使吾諸故人扶搖而上疲甲凋戈祇爲壁上之觀足矣花溪五代史注其嗣

君音信浮沈當再爲索之也。

奉方望溪先生辭薦書

伏荷尊諭以某被放欲留之三禮局中備纂修之一席感佩感佩館閣諸臣原以經術爲上詞章爲末某於經術雖嘗致力然自分終慙讓劣至詞章則似不至在同年諸公之下今以明試詞章被放尚敢以經術求進乎若謂某之被放原不由詞章某不敢知然執事旣已知之執事尙欲以經術援之其可得乎目今與纂修之任者人人自以跨鄭王而過之其中原有素曾究心於此者亦有竝未嘗讀四十九篇十七篇及五官之文而居然高坐其上者執事爲總裁蓋亦知之矣然則無論某於經術讓劣真令有一二可采未必不如詞章之見詬是非執事所能保護也況某刻期南下省覲切於晨昏之戀若一入薦章則行程中阻矣但交好中有堪此任者不敢不爲執事告前福建興化通判吳君廷華其留心三禮蓋二十餘年於五官已成書某皆曾見之在局諸公莫之或先向嘗欲致之執事以爲纂修之助且其人久在京師亦苦拓落執事若能挈其人而登之某之受賜多矣歸期當在冬初遠違講席曷勝依戀

與友人絕交書

某頓首某少時從家君子受禮記正義至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若爲弗聞也者而過之曰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卽憤然請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所貴乎聖賢者植天經扶地義曾有彼自忘其父母而我尙念故舊之誼者是非夫子之言也家君子曰善哉孺子之間也檀弓多誣聖語先儒詳言之矣顧於此條未有及者但卽以爲聖人果有此則不磷不縕唯聖人乃可若學聖人之博大而自

流於比匪之傷此斷不可者孺子志之去年足下從淮海歸赴試甫及第三場染瘧症時某來訊足下號房中尊大人握手手戰栗周章無措某時心危尊大人將因足下致病及試事竣某先波江聞足下病未起肩輿就道尊大人之勞瘁百端交集故抵家而已不起某因以危尊大人者危足下謂足下以身故喪厥考呼天搶地從死固當但祖宗嗣續之傳老母弱弟俱從足下肩其事則一綫之承不可徒死是以聞訃疾趨哭尊大人於靈座卽訊足下喪次以此意相慰且并屬諸好友共爲解諭乃至今日而始自笑前言之愚且拙也方足下於卒哭後赴淮揚而復歸也內衰而外襲縗裘某是時卽駭愕謂庶見素冠庶見素衣豈在吾黨中卽有此歎隨以此責足下而足下謂不幸作旅人多謙諱故不得不出此豈料未踰年而有子也夫尊大人之死死於足下則足下之居喪尤不當與凡爲人子者同例又況足下是時病尙未愈衆方憂其不保是以一切摒踊哭泣皆加裁節而足下喪心至此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足下亦追思當是時麻衣菲履頭顱亂髮斬斬長三五寸西階殯所噫咳如聞慈寢哭聲淒其未絕而乃以代哭之間合歡同夢在足下或以繼嗣義重欲慰死父含飴之望是或一道非固陋者所能知然亦太匆匆矣嗟乎當今日而言居喪固君子所大不忍觀者耳斬齊之服孰有持之二十七月者而寢苦枕凶置之不問食稻衣錦揚揚自如惟御內生子一事稍知廉恥者或尚有所不爲此蓋夜氣之存蛛絲馬綫一息未絕天地所以不崩裂人物所以不滅亡而別於禽獸之幾希者今某不幸而與足下交見有此事天乎某亦何罪而致此足下旣舉子與某相見某曰君家祥祭有呱呱兒稱阿孫大是奇事足下若弗聞者某又問曰君家舉子隔小祥忌日幾何足下又若弗聞及雪汀正色斥足下而足下仍無怍色徐曰不知何故湊成